書
聚錦文台三江浙藩閣揀選古今書籍發兌圖

三

DS
735
A2K86
v.25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　　　　長洲過元旼輯

輔國門

約束宦寺

王堂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爲用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爲權寵阿意以死守之卽日遣家屬歸閉閤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守正見稱後漢書王堂傳

桓典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漢書桓榮傳

范康遷太山太守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逆匿太山界者康旣常疾閹官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徵詣廷尉減死罪一等徙日南後漢書范康傳

皇甫嵩爲左中郎將討黃巾拜爲左車騎將軍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後漢書皇甫嵩傳

董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後主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

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卒陳祗代允爲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蜀志董允傳

羊侃遷都官尚書宦者張僧允嘗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南史羊侃傳

韋機拜司農少卿兼知東都營田有宦者於苑中犯法機杖而後奏高宗嗟賞賜絹數十疋謂曰更有犯者卿即鞭之不煩奏也舊唐書韋機傳

宋璟開元初爲廣州都督十七年爲尚書右丞相二十年致仕璟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

昜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亦嗟重新唐書宋璟傳

杜希望拜鄯州都督知留後擢鴻臚卿引師鄯分塞下宦者牛仙童行邊或勸希望結其驩答曰以貨藩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望不職下遷恒州刺史徙西河而仙童受諸將金事泄抵死畀金者皆得罪新唐書杜佑傳

李惟清解褐涪陵尉時遣宦官督輸造船木縱恣不法惟清奏殺之宋史李惟清傳

王旦爲景靈宮朝修使還司空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柰何遂止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宋史

王旦傳

梁適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大璫王守忠求爲節度使適持不可宋史梁適傳

錢晦遷東上閤門使貴州團練使王守忠領兩使留後移閤門定朝立燕坐位晦因言天子大朝會令宦者齒士大夫坐殿上必爲外夷所咲守忠更欲以禮服進酒晦又以爲不可宋史錢惟演傳

劉敞判尚書考功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敞諫曰王事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爲袁盎笑也敞擢知制誥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慊有

慍言居三日爲眞敞封還除書不草制宋史劉敞傳

劉奉世拜樞密直學士僉書院事哲宗親政用二內侍爲押班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之帝謂有近例奉世曰雖有近例柰人不可戶曉顧以率先施行爲非耳帝爲反命宋史劉敞傳

何郯爲殿中侍御史都知王守忠以脩祭器勞遷景福殿使給兩使留後奉郯曰守忠勞薄賞重舊制內臣遙領止於廉察今雖不授留後而先給其祿旣得其祿必得其官若又從之則何求不可旣又詔許如正班守忠移閤門欲綴本品坐宴郯又言祖宗之制未有內臣坐殿上者此弊一開所損不細守忠聞之不敢赴宋史何郯傳

楊繪神宗立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詔遣內侍王中正李舜舉等使陝西繪言陛下新即位天下拭目以觀初政館閣臺省之士朝廷所素養者不之遣顧獨遣中人乎宋史楊繪傳

張田通判冀州內侍張宗禮使經郡酗酒自恣守貳無敢白者田發其事詔配西陵灑掃宋史張田傳

司馬光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永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宋史司馬光傳

沈畸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騎絕道笑過騶卒追問不爲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畸曰風憲之地可

但已乎入言之巇宗下內省跡治竟抵罪宋史沈畸傳

譚世勣進給事中兼侍讀內侍喧爭殿門詔以贖論世勣駁其不恭因言童貫輩初亦甚微小惡不懲將馴至大患疏入同類側目宋史譚世勣傳

魏矼遷殿中侍御史內侍李廣飲韓世忠家刃傷弓匠事下廷尉矼言內侍出入宮禁而狠戾發於盃酒乃至如此豈得不過爲之慮建炎詔令禁內侍不得交通主兵官及預朝政違者處以軍法乞申嚴其禁以謹履霜之戒於是廣杖脊配瓊州宋史魏矼傳

程顥領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

張悅之主吏來請顯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
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宋史程顥傳

裴滿亨擢監察御史內侍梁道兒恃恩驕橫朝士側目亨劾奏
其姦金史裴滿亨傳

廉希憲拜中書平章政事有內侍傳旨入朝堂言某事當爾希
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啟也遂入奏杖之元史廉希憲傳

弭變

王商成帝即位爲左將軍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
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
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

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 漢書王商傳

李石進戶部侍郎判度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讙走塵起百官或韈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

吾大將軍也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趣閤門君賞不從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鎭靜君賞有謀幾亂 新唐書李石傳

王曾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玉清昭應宮使天聖四年夏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第民間妖言爾不足慮也已而果然 宋史王曾傳

弭盜

化導

羊亮爲太傅楊駿參軍時京兆多盜竊駿欲更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以爲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爲駿慙而止 晉書羊祜傳

高祐拜祕書令高祖問止盜之方祐曰昔朱鈞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止矣魏書高祐傳

趙綽歷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北史趙綽傳

徐清叟遷籍田令疏言邇者江右閩嶠盜賊竊發監司帥守未免少立威名專行誅戮此特以權濟事而已而偏州僻壘習熟見聞轉相倣傚亦皆不俟論報輒行專殺欲望朗行禁止一變臣下嗜殺希進之心以無墜祖宗立國仁厚之意宋史徐清叟傳

宋震遷翰林學士是時處州民爲盜天子以爲憂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奬勸上從其言 宋史朱震傳

張儉拜太師中書令加尚父有司獲盜八人旣戮之乃獲正賊家人訴寃儉三乞申理上勃然曰卿欲朕償命耶儉曰八家老稚無告少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沒矣乃從之 遼史張儉傳

高鳴爲侍御史川陝盜起省臣患之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議將從之鳴諫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論報所以重用刑

惜民生也今從其請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世祖曰善令速止之元史高鳴傳

烏古孫良楨爲副詹事當時盜賊蠭起帝聞惡之下詔分討必盡誅而後已良楨言平賊在收人心以回天意多殺非道也乃赦以安之元史烏古孫良楨傳

卜天璋遷刑部郎中適盜賊充斥時議犯者并家屬咸服青衣巾以別民伍天璋曰赭衣塞路秦弊也尚足法耶相悟而止元史卜天璋傳

懲治

陳忠拜尚書自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戹百姓流亾盜賊

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忠獨以爲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泄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亾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厭

進或出私財以償所亾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爲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葢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糺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彊盜爲上官若它郡縣所糺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爲詔文切敕刺史嚴加糺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漏爲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誡　後漢書陳寵傳

曾孝蘊遷起居舍人時京邑有盜徽宗怒期三日不獲坐尹罪孝蘊奏求盜急則遁益遠小緩當自出從其言得盜（宋史曾公亮傳）

許有壬陞右司郎中獲盜例有賞論者多疑其僞有淹四十餘年者犫訴於馬首有壬曰盜賊方熾求獲太甚緩急何以使人但經部使者覆覈者皆予官（元史許有壬傳）

服叛

綏靖

吳漢爲大司馬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

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後漢書吳漢傳

控制

楊賜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燿百姓天下繈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勑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乃感悟後漢書楊震傳

劉陶拜侍御史時鉅鹿張角僞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爲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敕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 後漢書劉陶傳

葢勲爲漢陽長史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梟代之梟患多寇叛謂勲曰涼州寡於學

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
勲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簒位此二國
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爲非常之事旣足結怨一州
又當取笑朝廷勲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
詰責坐以虛慢徵 後漢書蓋勲傳

李章爲琅邪太守時北海安邱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
興而據營陵城章聞卽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曰二
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章按劒怒曰逆虜無狀囚劫
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邱城下
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

頭而還與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後漢書李章傳

王式爲安南都護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祗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詔可因至京師懿宗問方略對曰第假臣兵寇不足平也左右宦要皆曰兵衆則餽多嘗惜天下費式奏盜若倡狂天誅不亟決東南征賦闕矣寧得以億萬計之乎兵多則功速費寡二者孰利帝顧左右曰宜與兵於是詔益兵式擒甫斬之新唐書王播傳

招撫

王瞻爲晉陵太守時大司馬王敬則舉兵作亂路經晉陵郡民多附敬則軍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於朝曰愚人易動不足窮

法明帝許之所全活者萬數（梁書王瞻傳）

陸襄爲鄱陽內史郡民鮮于琛殺廣晉令署置官屬有衆萬餘人攻郡襄連戰破之生獲琛餘衆逃散時鄰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治黨與因求賄貨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離禍惟襄郡部枉直無濫民作歌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賴有陸君（梁書陸襄傳）

封隆之拜尚書右僕射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息於冀州豪望使爲內應輕薄之徒頗相扇動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世宗密書與隆之云仲密枝黨同惡向西宜悉收其家累以懲將來隆之以爲恩旨既行理無追

攺今若收治示民不信脫或驚擾所虧殊大乃啟高祖事遂得停北齊書封隆之傳

李勉至德初從至靈武遷司膳員外郎時關東獻俘百餘詔並處斬囚有仰天歎者勉過問之對曰某被脅制守官非逆者勉乃哀之上言曰元惡未殄遭點污者半天下皆欲澡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兇逆也肅宗遽令奔騎宥釋由是歸化日至舊唐書李勉傳

裴度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等使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討淮西吳元濟唐鄧節度使李愬擒元濟度先遣宣慰副使馬揔入城安

撫明日度建彰義軍節領降卒繼進度旣視事蔡人大悅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盜賊鬬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爲限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初度以蔡卒爲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荅曰吾受命爲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卽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卽時平定上欲盡誅元濟舊將封二劒以授梁守謙使往蔡州度與守謙入蔡州量罪加刑不盡如詔先以疏陳 舊唐書裴度傳

王溥漢乾祐中爲秘書郎時李守貞據河中趙思綰反京兆王

景從反鳳翔周祖將兵討之辟溥爲從事河中平得賊中文書多朝貴及藩鎮相交結語周祖籍其名將按之溥諫曰魑魅之形伺夜而出日月旣照氛沴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周祖從之宋史王溥傳

張詠知益州李順構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大致克捷時寇略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宋史張詠傳

馬亮遷殿中侍御史王均反爲西川轉運副使賊平主將邀功誅殺不已亮全活千餘人召問蜀事會械送賊詿誤者八十九人至闕下執政欲盡誅之亮曰愚民脅從此特百之一二

餘竄伏山林者衆今不貸之反側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也帝悟悉宥之（宋史馬亮傳）

石普遷內殿崇班帶御器械李順叛普爲西川行營先鋒與韓守英馬知節誅斬之遷西京作坊使欽州刺史順餘黨復寇邛蜀僞稱邛南王又爲西川都提舉捉賊使時蜀民疑不自安多欲爲盜者普因馳入對面陳蜀亂由賦歛苛急農民失業宜稍蠲減之使自爲生則不討而自平矣帝許之普即日還蜀揭牓諭之莫不悅服（宋史石普傳）

沈璋加衛尉卿太行賊陷潞州殺其守姚璠官軍討平之命璋權知州事璋至招復逋逃賑養困餓收其横屍葬之未幾民

頗安輯初賊黨據城潞之軍卒當緣坐者七百人帥守牒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聞之大怒召璋呵責且欲殺璋左右震恐璋顏色不動從容對曰招亾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蓋爲賊所脅有不得已者故招之復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衆璋死何憾少頃怒解因召潞軍曰吾始命戮汝今汝使君活爾矣皆感泣而去朝廷聞而嘉之拜左諫議大夫知潞州事百姓爲之立祠移知忻州改同知太原尹加尚書禮部侍郎時介休人張覺聚黨亾命山谷鈔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降者皆殺之今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招之覺即日降

金史沈璋傳

大懷貞遷彰國安武軍節度使縣尉獲盜得一旗上圖亢宿詰之有謀叛狀株連幾萬人懷貞當以亂民之刑請誅其首亂者十八人餘皆釋之金史大懷貞傳

完顏合達遷元帥左監軍授山東西路吾改必刺世襲謀克參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華州田瑞反合達討之諸軍進攻合達移文諭之曰罪止田瑞一身餘無所問不數日瑞弟濟殺瑞以降合達如約撫定一州民賴以寧金史完顏合達傳

鐵哥术遷德安府達魯花赤適土人蔡知府者以衆叛鐵哥术討平之主將怒將屠其城鐵哥术請曰叛者蔡知府數人而

己城中之人何預焉盡誅其黨與而止毋令濫及非辜主將嘉其誠懇城遂得全元史鐵哥朮傳

服遠

綏靖

主父偃上書闕下言事其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

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

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葢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亾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

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漢書主父偃傳

賈捐之元帝即位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

神爵二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

德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捄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

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元菟樂浪爲郡北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虛祭想魂乎

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地水土

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
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
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
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
於勞師遠攻亾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
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
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
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
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
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

雖搖動捐之議是上迺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漢書賈捐之傳

魏相爲丞相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

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
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
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
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
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
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
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
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
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
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

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迺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迺可上從其言而止漢書魏相傳

哀帝建平四年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

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此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德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

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絶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

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

籍蕩妲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唯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

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漢書匈奴傳

班超使西域為都護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超徵還以戊己校尉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

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後漢書班超傳

順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爲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

少所繇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
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漊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
吏舉種反叛後漢書南蠻傳
臧嚴遷冠軍行參軍侍湘東王讀累遷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
記室王遷荊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錄事參軍歷監義陽武
寧郡累任皆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
生單居入境羣蠻悅服遂絕寇盜梁書臧嚴傳
崔敬邕除營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百匹因風入境敬邕悉令
送還於是夷人感附魏書崔挺傳
宇文測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行汾州

事地接東魏數相鈔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設酒餚宴勞放還其國并給糧餼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爲寇汾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弔不復爲仇讎矣時論稱之方於羊叔子或有告測與外境交通懷貳心者太祖怒曰測爲我安邊吾知其無貳志何爲間我骨肉生此貝錦乃命斬之仍許測以便宜從事周書宇文測傳

鄭惟忠拜黄門侍郎時議請禁嶺南首領家畜兵器惟忠曰夫爲政不可革以習俗且吴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耶遂寢舊唐書鄭惟忠傳

呂蒙正爲吏部尚書入相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熸亾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没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韙之宋史呂蒙正傳

郭載知秦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先是巡邊者多領兵騎以威戎人所至頗煩苦之載悉減去戎人感悅宋史樊知古傳

馬知節知秦州州嘗質羌酋支屬餘二十人踰一紀矣知節曰羌亦人爾豈不懷歸悉遣之羌人感之訖終更不犯塞宋史馬全義傳

陳堯叟遷工部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會加恩黎桓爲交州國信使以黎桓界先有亾命來奔者多匿不遣因是海賊頻年入寇堯叟悉捕亾命歸桓桓感恩併捕海賊爲謝宋史陳堯佐傳

胡則徙廣西路轉運使有番舶遭風至瓊州且告食乏不能去則命貸錢三百萬吏白夷人狡詐又風波不可期則曰彼以急難投我可拒而不與邪已而償所貸如期宋史胡則傳

范仲淹子純仁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

將為他日意外之患純仁徒知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功名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別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為朕悉心耳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純仁弟純粹在關陝純仁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為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唯不足勝雖勝亦非也 宋史范純仁傳

趙滋知雄州契丹憚之契丹嘗大饑舊米出塞不得過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邊人德之宋史趙滋傳

張詵知秦州前此將吏貪功多從羌地獵射因起邊患詵至申令毋得犯得一人斬諸境上羣羌感悅宋史張詵傳

劉昌祚為右班殿直主秦州威遠砦青塘聚兵鹽井經年不散昌祚奉帥命往詰之諸酋曰聞漢家欲取吾井鹽昌祚曰國家富有四海何至與汝爭此邪與酋俱來犒賚之歡然帥衆去宋史劉昌祚傳

唐恪為屯田員外郎持節招納夷人夷始憫疑裹甲以逆恪晝去兵衛從數十卒單行夷望見懽呼投兵聽命以孝使稱職

將爲他日意外之患純仁徒知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功名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別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爲朕悉心耳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純仁弟純粹在關陝純仁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爲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唯不足勝雖勝亦非也 宋史范純仁傳

趙滋知雄州契丹憚之契丹嘗大饑舊米出塞不得過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邊人德之宋史趙滋傳

張詵知秦州前此將吏貪功多從羌地獵射因起邊患詵至申令毋得犯得一人斬諸境上羣羌感悅宋史張詵傳

劉昌祚爲右班殿直主秦州威遠砦青塘聚兵鹽井經年不散昌祚奉帥命往詰之諸酋曰聞漢家欲取吾井鹽昌祚曰國家富有四海何至與汝爭此邪與酋俱來犒賚之歡然帥衆去宋史劉昌祚傳

唐恪爲屯田員外郎持節招納夷人夷始恫疑衷甲以逆恪盡去兵衛從數十卒單行夷望見懼呼投兵聽命以奉使稱職

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宋史唐恪傳

李石拜太保北鄙歲警朝廷欲發民穿深塹以禦之石與丞相紇石烈良弼皆曰不可古築長城備北徒耗民力無益於事北俗無定居出沒不常惟當以德柔之若徒深塹必當置戍而塞北多風沙曾未期年塹已平矣不可疲中國有用之力爲此無益議遂寢金史李石傳

趙世延陞中奉大夫陝西行臺侍御史先是八百媳婦爲邊患右丞劉深往討之兵敗而還坐罪棄市及是右丞阿忽台當繼行世延言蠻夷事在羈縻而重煩天討致軍旅亾失誅戮省臣藉使盡得其地何補於國今窮兵黷武實傷聖治朝廷

第當遴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止勿用事聞樞密院臣以爲用兵國家大事不宜以一人之言爲興輟世延聞之章再上事卒罷元史趙世延傳

歐陽元授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元至踰月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無從出元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鬬未已獠人熟元名弃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某事於縣縣官不爲直反以繇役橫歛掊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自來元喻以禍福歸爲理其訟獠人遂安元史歐陽元傳

王克敬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往四明監倭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外夷情叵測必嚴兵自衛如待大敵克敬至悉去之撫以恩意皆帖然無敢譁元史王克敬傳

歸暘遷右司都事順江酋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一十三處暘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及馬腹使郡縣果設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罷中國而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辨甚力丞相太平笑曰歸都事善戇如此何相抗乃爾邪然其策果將焉出暘曰其酋長可授宣撫勿責其貢賦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卒從暘言元史歸暘傳

控制

元帝竟寧元年匈奴單于入朝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

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𤈦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亾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絶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

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亾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亾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亾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亾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絶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

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漢書匈奴傳

薛元超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時高宗幸溫泉校獵諸蕃酋長亦持弓矢而從元超以為既非族類深可為虞上疏切諫帝納焉舊唐書薛收傳

柳公綽遷開州刺史地接夷落寇常逼其城吏曰兵力不能制願以右職署渠帥公綽曰若同惡邪何可撓法立誅之寇亦引去新唐書柳公綽傳

竇儀周恭帝即位遷兵部侍郎使南唐將宣詔會雨雪李景請於廡下拜受儀曰儀獲將國命不敢失舊禮儻以霑服失容請俟他日景即拜命於庭宋史竇儀傳

李若拙掌水陸發運司雍熙三年假秘書監使交州先是黎桓制度踰僭若拙既入境即遣左右戒以臣禮繇是桓聽命拜詔盡恭燕饗日以奇貨異物列於前若拙一不留眄取先陷蠻使鄧君辨以歸禮幣外不受其私覿使還上謂其不辱命

遷起居舍人改知涇州至道二年黎桓復侵南鄙又詔若拙充使至則桓復稟命使還眞宗嗣位召見慰問進秩金部郎中宋史李若拙傳

李師中知洛川縣嘗出鄉亭見戎人雜耕皆兵興時入中國人藉其力往往結爲婚姻久而不歸師中言若輩不可雜處言之經略使并索旁郡者徙諸絕塞宋史李師中傳

蘇軾爲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宋史蘇軾傳

周執羔知夔州兼夔路安撫使夔部地接蠻獠易以生事或告

溱播夷叛其豪帥請遣兵致討執羔謂曰朝廷用爾爲長今一方繹騷責將焉往能盡力則貰爾一兵不可得也豪懼斬叛者以獻夷人自是皆惕息宋史周執羔傳

李英調通遠令蕃部取民物不與直攝之不時至即掩捕之論如法金史李英傳

梁曾使安南授淮南路總管而行至安南其國有三門中曰陽明左曰日新右曰雲會陪臣郊迎將由日新門入曾大怒曰奉詔不由中門是我辱君命也卽回館旣而請開雲會門入曾復執不可始自陽明門迎詔入又責日燇親出迎詔且講新朝尙右之禮以書往復者三次具宣布天子威德而風其

君入朝世子陳日㷆大慼服令其國相陶子奇等從會詣闕請罪并上萬壽頌金冊表章方物而以黃金器幣奇物遺會爲贐會不受以還諸陶子奇還京師入見進所與陳日㷆往復議事書帝大悅或譏會受安南賂者帝以問會會對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矣 元史梁曾傳

招撫

諸葛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旣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秖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

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蜀志諸葛亮傳注

建興三年諸葛亮征南中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

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蜀志馬良傳注

孫皎拜護軍校尉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督夏口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 吳志孫靜傳

羊祜爲平南將軍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

而後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

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無傷也晉書羊祜傳

檀道濟爲世子征虜將軍司馬加冠軍將軍高祖北伐以道濟爲前鋒至洛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爲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甚衆宋書檀道濟傳

柳元景隨王誕鎮襄陽爲後軍中兵參軍朝廷大舉北討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羣帥士卒用命虜衆大潰虜兵之面縛者多河內人元景詰之曰汝等怨王澤不淺請命無所今並爲虜盡力便是本無善心順附者存拯從惡者誅滅欲知王師正如此爾皆曰虐虜見驅後出赤族以騎蹴步未戰先死此

親將軍所見非敢背中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曰今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乃悉釋而遣之家在關裏者符守關諸軍聽出皆稱萬歲而去宋書柳元景傳

韓麒麟爲東曹主書加伏波將軍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僞境方圖進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陽之計勍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爲守攻之難剋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則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魏書韓麒麟傳

韓褒爲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前後刺史莫能防扞褒至寇

來擊之盡獲其衆故事獲生口者並囚送京師褒因是奏曰所獲賊衆不足爲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有詔許焉自此抄兵頗息 周書韓褒傳

王慧龍拜滎陽太守領長史宋將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宋文遣刺客呂元伯購慧龍首二百戸男絹一千匹元伯爲反閒來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元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元伯無以創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鹵又何憂於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恕慧龍拜使持節寧南將軍武牢鎮都副將卒呂元伯

感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北史王慧龍傳

契苾何力拜右驍衛大將軍太宗征遼東以何力爲前軍總管軍次白岸城爲賊所圍被矟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自爲傅藥及拔賊城勑求傷之者高突勃付何力自殺之何力奏言犬馬猶爲其主況於人乎彼爲其主況致命冒白刃而刺臣是其義勇士也本不相識豈是寃讎遂捨之舊唐書契苾何力傳

劉仁軌爲青州刺史免官蘇定方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守其城百濟兵圍仁願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爲援仁軌轉鬭陷陣所向無前百濟餘黨悉平仁軌統兵鎭守百濟再被亂殭屍如莽仁軌始命瘞埋弔祭焉新唐書劉仁軌傳

曹彬乾德二年伐蜀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開寶七年伐江南彬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櫂都部署吳人出兵來禦連破之金陵受圍長圍中彬每緩師冀李煜歸服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

愞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之君臣卒賴保全宋史曹彬傳

翟守素領憲州刺史梅山洞蠻恃險叛命詔遣守素擊之盡平其巢穴先是數郡大吏富人多與賊帥包漢陽交通既而得其書訊數百封守素並焚之反側以定宋史翟守素傳

范百祿提點江東利梓路刑獄加直集賢院熊本治瀘蠻事夷酋力屈請降裨將賈昌言欲殺以爲功百祿諭之不聽往謂本曰殺降不祥活千人者封子孫奈何容驕將横境內乎本矍然即檄止之宋史范鎮傳

塔本從太祖討諸部從圍燕征遼西下平灤白霫諸城軍士有妄殺人者塔本戒之曰國之本民也殺人得地何益於國且

殺無罪以堅敵心非上意太祖聞而嘉之元史塔本傳

李恒伐宋授江西宣慰使朱相文天祥取汀州兵出興國縣連破諸邑圍贛州尤急或言天祥墳墓在吉州者若遣兵發之則必下矣恒曰王師討不服耳豈有發人墳墓之理乃分兵援贛自率精兵至興國天祥走元史李恒傳

耶律楚材拜中書令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為拒命既克必殺之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

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 元史耶律楚材傳

張宏範授蒙古漢軍都元帥南征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獲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嶺使之拜不屈宏範義之待以賓禮送至京師獲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命子珪師事之 元史張宏範傳

張文謙世祖居潛邸命掌王府書記世祖征大理國主高祥拒命殺信使遁去世祖怒將屠其城文謙與劉秉忠姚樞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爾非民之罪請宥之由是大理之民賴以全活世祖帥師伐宋文謙與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 元史張文謙傳

宋子貞授參議東平路事兼提舉太常禮樂世祖南伐召子貞至濮問以方略對曰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爾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世祖善其言元史宋子貞傳

輯亂

裴宣遷太尉長史上言自遷都以來凡戰陣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戍邏檢行埋掩并符出兵之鄉其家有死于戎役者皆使招魂復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北史裴駿傳

袁高拜給事中貞元二年帝以大盜後關輔百姓貧田多荒茀

詔諸道上耕牛委京兆府勸課量地給牛不滿五十畝不給高以爲聖心所憂乃在窮乏今田不及五十畝即是窮人請兩戸共給一牛從之新唐書袁恕己傳

賈益謙爲尙書省右丞會宣宗始遷汴梁是時河北民遷避河南者甚衆侍御史劉元規上言僑戸宜與土民均應差役上留中而自以其意問宰臣丞相端平章盡忠以爲便益謙曰僑戸應役甚非計也蓋河北人戸本避兵而來兵稍息即歸矣今旅寓倉皇之際無以爲生若又與地著者並應供億必騷動不能安居矣豈主上矜恤流亡之意乎上甚嘉賞曰此非朕意也因出元規章示之金史賈益謙傳

張行信爲左諫議大夫宣宗即位時受兵行信以朝廷括粮恐失民心上書言近日朝廷令知大興府胥鼎便宜計畫軍食鼎因奏許人納粟買官既又遣參知政事奥屯忠孝括官民粮戸存兩月餘悉令輸官酬以爵級銀鈔時有粟者或先具數于鼎未及入官忠孝復欲多得以明己功凡鼎所籍者不除其數民甚苦之今米價踴貴無所從糴民粮止兩月又奪之將不獨歸咎有司亦怨朝廷不察也大兵在邇人方危懼若復無聊或生他變則所得不償所損矣上深善其言即命與近臣往審處焉仍諭忠孝曰極知卿盡心于公然國家本欲得粮今既得矣姑從人便可也金史張行信傳